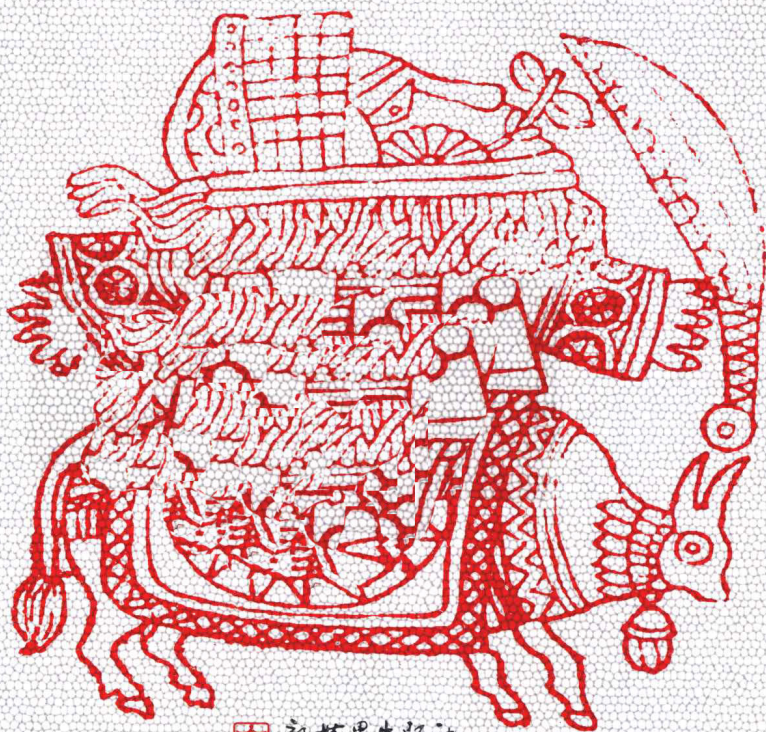


碧城书

梦亦非◎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碧城书

梦亦非◎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城书/梦亦非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9
(小说前沿文库)

ISBN 978-7-5104-1310-0

I. ① 碧… II. ① 梦…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1891号

碧 城 书

策 划: 亚伯拉罕·蝼冢

作 者: 梦亦非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鹭工作室

版式设计: 欧阳潇湘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版 权 部: +86 (10) 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40千字 印张: 7.75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310-0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次

并非意外·····	1
都江堰 (1) ·····	4
苗鬼·····	6
枪·····	9
传说还说 ·····	12
先祖 ·····	15
月亮是一把快刀 ·····	17
雨·蚁 ·····	20
潘新简 ·····	25
蛇与墙 ·····	26
银饰 ·····	29
镜子 ·····	32
欧阳静泊 ·····	35
教堂与迷宫 ·····	37
声音 ·····	39
九阡 ·····	41
仪式 ·····	43
再生的方式 ·····	45
十六水 ·····	48

革命	52
封闭的孤独	55
都江堰 (2)	59
想药	61
冲突	67
月宫	70
雨季	72
相对	75
木瓢	77
消逝即永恒	80
暴动	83
扁与圆	86
死亡与狂欢	88
丧失或获得	92
其荡	95
虚镜	98
叛	100
轮回	103
替身	106
码头	110
眩晕	112
装猪笼	114
水宫	117
赌局	120
狂澜	123
感应	126
兽	129
都江堰 (3)	131

外孙钱	133
歌	136
雄	139
蛊	141
银子的故事	144
梦亦非	149
回忆与想象	151
定亲	154
梦之一	157
梦之二	160
解放	163
匪	167
枪	170
关于	175
火	177
就	181
似乎	185
红萝卜，绿兔子	187
梦之反	192
被梦	194
纪事	196
虹豆花	198
一首凄落、忧伤而甜美的歌	201
都江堰（4）	204
仪式	206
牙巫	208
裂	210
火灾	213

不纪事	216
都江城 (5)	219
水苦桃	221
都江城 (6)	223
交离	225
魔药师与迷宫	229
玄宫	234
惶惶	236
再生	238

并非意外

将略铎送入陌生命运的是一枚锈铁钉：他与花散在城门外的池塘捡螺蛳，被一枚废弃的铁钉刺穿了右脚掌。花散捡到一腰箩田螺，略铎的腰箩底仅有几只。花散被略铎那多出一枚钉子的脚掌所吓坏，哭着往城里跑。略铎却惊奇地看着自己脚上多出来的骨头，一枚方形的尖锐钉子，似乎从未用过……

这是光绪二十六年，春天。

略铎脚上的那个伤口已经消失，但另一种疾病却缠住他：他会突然间晕厥过去，有时一天会晕二三次。

我不明白为何儿子会遭此不幸，难道是报应吗？翻来覆去回想自己行巫的经历，却找不出自己曾做了什么亏心事。都柳江两岸的鬼师中我是很少有的正派者。鬼师们或多或少行过黑巫术：对付自己的敌人或为别人整治仇家；至少也用黑巫术防御过别人的巫术伤害。但我的家族作为都江城中历史最悠久的鬼师世家，极少行黑巫术，也正因为这样，成为了都柳江流域声名最盛也最受人尊敬的鬼师世家。我从二十岁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做鬼师，二十多年来从未行过黑巫术，只会替人消灾驱难，所以近十年我一直是最有名气也最繁忙的鬼师。

都江城最灵验的过阴花尼经过上天入地的脱魂追查，也找不出略铎得罪了哪些鬼魂。我的妻子牙巫于心不甘，带着白米与香纸前往都柳江南岸的九阡地区，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渡过四十三条河，翻过十七座山，穿过阴魂出没的黑森林与茫茫沼泽，终于在博格河源的九阡地区找到了伟大的过阴尼挂，尼挂左眼就看见跟在牙巫身后的鬼魂，它们长长一队跟在牙巫的身后，右眼看见站在门口的牙巫，那些像铁屑跟着磁石一样不肯离去的鬼魂们比牙巫更疲倦。

伟大的尼挂可以不费力气请走乱七八糟的鬼魂，但却无法在阴间找到略铎的魂灵。香灰在白米碗上堆了很高，尼挂的阴间弟子们也找不出略铎的踪迹。尼挂长长地叹了口气，脸上黯然如日暮，虽然她惊讶于这个穿越了无数死亡阴影而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女人，但也无力帮助她。

略铎没有灵魂！都江城的人们对他避之不及，他走过的街道上人群如同被船头划开的流水般分开，甚至连目光也不敢与他接触。对略铎而言，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城早已是一座空城，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就连鸭子和狗们见了他都会撒腿就跑。略铎再也不出门，只在大院里与侄儿们及妹妹玩耍，再到后来他很少说话了，呆呆地趴在栏杆上看着城市和鬼师大院（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我们家族）。

我清晰地记得略铎陷入永久的昏迷时，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暮色从都柳江河谷冉冉升起，搅着水汽将贴在半山上的城墙和南城的文昌阁、龙王庙、城隍庙遮住，并压往北城的关帝庙、万寿宫，有个陌生人跨进大院，我清楚地看见了那个人的影子，恍若一只岩鹰敛翅走在庭院里，他的脸被暮色融掉，水汽把它隔在空间的那一边。

那人经过正屋的右侧、大儿子于享家屋头那株芭蕉树下，却再也没有从芭蕉树的阴影里走出来，这时候，正在楼

下灶间里准备晚饭的牙巫，右眼皮突然跳了三下。

趴在栏杆上看蚂蚁搬家的略铎惊叫了一声，晕倒在走廊的木楼板上。

都江城（1）

都江城城门分为：东门、北门、西门、南门，正中间是四条大街的交汇处：东街、北街、西街、南街，从西门到东门略微地下降，沿街可见榕树、樟树的叶缝间透出干栏建筑的瓦檐、被雨和岁月淋黑的栏杆扶手，一派苍碧。炎帝宫、招宗馆置身于其中也就显得理所当然。路边的店铺里开着客栈、酒馆、粉店、杂货店、药铺……人声与金钱都集中到东西大街上，财富像水一样从高处往低处流，靠近东门的人家要比西边的人家更富有。北街远比南街高，所以财富也从北往南流，靠近南门的地段有堆栈，镖局，船老板们喜欢凑在一起的大馆子、妓院。南北大街更多地住着鬼师、过阴、通灵者、江湖客。城市中最富的地段就倾斜到了东城门与南城之门之间的东南部，江西会馆与湖南会馆也以两地商人财力雄厚而高踞于此。鬼师大院在北街往东伸出的上江街北边，离北城门不远。知府衙门则在离城中心不远的西大街北边，衙门与大街之间是宽大的空场坝，这是城市里最重要的两处建筑。那些远来的飞鸟往往会在城市上空迷路，城市中人们的方位观影响了它们的飞行，它们有时落满了城中茂密的榕树、樟树、小叶檀树，噪声将城市压得薄如一张地图，这一切都因为城中居民的迷醉，在喝醉酒的夜里人们

会觉得城市是个鸟窝，圆圆地编在半坡上，被夜风吹得不辨南北西东，结果是鸟儿果真把它当作了路途中的鸟巢……

苗 鬼

都江堰是一座不到五千人的小城，也有着千年传奇或历史。

这座城市坐落在都柳江中游的山坡上，仿佛只打算暂时在这里歇歇脚，每过几年或十来年，暴烈的大雨就会用崩裂的方式将它往江畔搬动，不将它送到江里去决不甘心似的。在我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很小的时候，鬼师大院正在城市中心，而到了我这一代，因为城市的移动，大院已经到了城之北面，靠近北城门。北面那些更穷更低矮的干栏建筑，或者埋入了泥石流，或者带到了更低处，也许是冥冥之中鬼神们的保佑，鬼师大院从未在历次的泥石流中遭到致命的损伤，它成了有着几百栋木楼的城市里最古老的建筑。

虽然是一座简陋的城市，但都江堰却是历代朝廷通往南方的主要关隘，也成为南方那些嗜酒与血的睢族人对抗北方统治者的必经之隘。正是地理位置的重要：历代兵家必争，所以都江堰无法发展成一个繁华或阔大的城市。

这座随随便便地搁在山上的城市正现出繁华起来的势头。我对这座城市并未在意多少，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了一位鬼师，走村过寨。都江堰外的村寨总找我去做重要的法事，三天两头出城而去或进城而来，出城时总是跟在前来约

请我的人身后，粗布口袋里装着《睢书》、罗盘之类的用具，而回来的时候口袋里则装了些大洋，手里提着用稻草拴起来的鸡鸭。那些大洋在口袋里吵着，路边的人们非常喜欢听那声音，像月夜中歌鬼在江岸上有毒的歌唱。略铎最终沉入长睡的那一天，我正从都柳江与坝街河交汇处的坝街寨子驱鬼回来，进了东城门，穿过宽大的东街来到城中心，转往铺满青石板的北街，街头的小孩子们大声地叫着跟在我身后，听大洋歌唱。口袋里有五块大洋，我这天驱的鬼是苗鬼，驱苗鬼是不大型但却非常重要的巫事，因为苗鬼很危险，会给它缠上的人带来死亡，鬼师如果法力不高，苗鬼就会转移到鬼师身上，死于苗鬼的鬼师不在少数。鬼歌鬼歌，鬼在鬼师的口袋里唱歌啦。小孩子们追在我身后大声地嚷。每一次小孩子们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有时听到妖女的歌声，有时听到月亮的笑声，有时会是敲更雀的声音，硬梆梆的。但只有小孩和鬼师才能听到，因为它们的灵魂里有阴气，阳气太重的大人们是听不到的。那些死过之后又回到阳世的人也能听到。

我本来心不在焉，听孩子们一嚷，也听到了这声音，便回头瞪一眼小孩子们，胆小的孩子开始腿发软，其中一个梳着歪辫子的五岁小姑娘哇地哭了起来。鬼的歌唱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有点心烦意乱，往大院缓慢地走去，孩子们又跟在后面起哄，那些心里愤愤的孩子甚至践踏我拖在地上的影子。下午的斜阳把我的身体拖出四五丈长的影子，影子比人慢一些，我从北街拐入右边的上江街，转过拐角之后，影子还在缓慢地拐弯，孩子们就跳到影子的头上，狠狠地踏着……影子因此被拉得又瘦又长，最终从拐角的那一边缩将过来，将踏在上面的小孩摔在地上。

孩子们只敢追着我来到上江街的三分之一处，从上江街

望上去，四十级高的麻条石台阶上面就是神秘莫测的鬼师大院，小孩们只敢到那株雷劈过之后只剩下半边的大杉树下，停了下来。望着我的影子一节节地从台阶梭上去，小孩们乱叫一阵撒腿就跑，跑慢了的被扔在后面害怕得大哭。小孩单独是不敢靠近鬼师大院的。

爬上四十级的麻条石阶，就是高大的漆成暗红的门楼，挑角飞檐颇有气势，过了门楼是宽大的庭院，边上摇曳着几株香樟、榕树，庭院中正对着门楼的是两屋的正屋，正屋左边稍后是于享的房子，右边稍后是拱押的房子，三幢木楼的后面则是隐藏在凤尾竹丛、树后、小山间的一些房子。我也不清楚大院里的地形如何复杂，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楼台亭阁，因为随着季节的变换或者天气的变化，地形会不断变动，也许一觉睡醒过来大院里就成了一个让人陌生的环境，房屋的位置会变，池塘会变，竹丛也会移到原来它不喜欢的地方去，不变的只有门楼与最前面的三幢木楼。整个大院里永不散去的是神秘和略带霉味的气息，让你总会意识到时间之苍老、世事之无常。

我回到家，大儿子于享听到了大洋在口袋里的歌声。你怎么把苗鬼带进家来了？于享正在木楼下层的走廊里劈木柴，抬起头来惊奇地看着我。我停下脚步望着他，于享不是乱讲，他已经是三十岁的人，而且是许多人喜欢请去驱鬼的鬼师。装在袋子里的苗鬼感觉到了这个大院对自己不利的气息，躁动起来，于享看到布袋里仿佛有只鸡在鼓动，手扬起，寒光闪闪的斧子脱手而出，斧头劈破了口袋砍进地面潮湿的泥土里，发出一声闷响。我听到杀鸡一样的怪叫，然后扑噜一声一个影子飞出，拖着凉凉的惨叫消失在大院上空。我嘟噜了一句，往正对院门的正屋里走。

我不知道苗鬼与略铎的病情有没有联系。

枪

我背着手站在屋檐下看于享磨斧头，都江城热闹起来：外面的喧闹声比往常浓重了许多。于享埋头在屋檐下磨斧头，他认为要打仗了。那磨石已经磨成马鞍形，旁边的木盆里盛着半盆下雨时从檐口承接的雨水。劈柴是他喜欢干的事，他除了做法师之外，要消磨时间的时候就去磨斧头、劈柴，整个大院数十口人的柴火全是他劈的。他不喜欢打牌，不喜欢喝酒，更不喜欢与街坊们凑在小酒馆里扯皮或吹牛。

打仗就像吃饭一样平常，在我四十年的岁月里见过许多次打仗。于享抬起头来用手在斧口上试试锋刃，认为这回不同，来了许多扛枪的士兵。哪回打仗不用枪？我不以为然。以前那叫杆子，这回是枪，枪，你懂吗？会打出铁砂子，于享莫名其妙有种优越感，似乎他手里的是条我没见过的枪。他天生对打仗感兴趣，在他看来做鬼师跟军人差不多，区别在于军人对付的是人而鬼师对付的是鬼，相同的是都要流血（驱鬼流的是牲口的血）。于享边磨斧头边叨念起光绪九年时，东北部的甲雄地区暴发了造反，苗民刘大路和睢民韦细松率千余人围住都江城，扬言打下都江城之后拧断知府王一松的脑袋当尿包踢。十来岁的于享天天到最高的楼上看城墙

上的清兵与义军打仗，箭杆子乱飞，双方又是射箭又是砸石头又是大声地骂娘，热闹了好一阵子。半个月之后守城的官兵击退义军，义军的队伍悄悄地退回甲雄和千家寨一带去活动。那时候于享觉得打仗是件好玩的事，他去看那些受伤的士兵甚至尸体，鲜血的气味让他血液一股一股地冲向脑门。有些受伤的士兵家人会请我去给伤者打替身，也就是在伤者进门前用一只公鸡代替他，让不幸与鬼魂转移到公鸡身上，伤者将很快痊愈。

于享磨了斧头并不去劈柴，径直往门外走，走到门楼处停了一下，大声地唤自己的儿子列斯厄。四岁的列斯厄正在屋角的葡萄架子下与花散玩泥巴，听到父亲的叫唤连忙跑过来，却在半路上左脚绊住右脚，跌倒在石头铺成的庭院中，又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吸了吸粗鼻涕，摇摇晃晃地跑动。摔跤是他的特长，每天不摔百十跤不会完事，因为他出生的时候牙巫忘了用刀在他两脚之间划断那根看不见的绳子，所以他两脚之间老是互相牵扯着。人不断地死亡不断地投生，死后上柳床时死人的两只脚会被绑起来，绳子就被带到了来世，从有形到无形。于享让列厄斯把斧头放回走廊下的柴堆里去，列厄斯费力地提着六斤重的斧头弯腰翘起地往回走，没走几步又滑了一跤，斧头在地上砍出火星。于享叹了口气，回头望了一眼站在正屋檐下的我，往外走。新开拔到城里来的将军蒙古特想见他，蒙古特带了上千士兵从北部的重镇黎平府出发，越过雷山进入都江城。部队目前驻扎在城里，天天在西大街知府衙门前的空场地上练兵，那些长辫子官兵排着队走过来走过去，或者对着一排画成人体上半身形状的靶子开枪，轰的一声，火枪的枪口冒出一股蓝烟，铁砂子打在靶子上，那靶子就成了麻子。

据于享回来的说法，他到了知府衙门门口看到士兵们正